

资治通鉴（第九卷）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

宋纪六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中

元嘉十九年(壬午,442)

1 春,正月甲申,魏主备法驾,诣道坛受符策,旗帜尽青。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策。谦之又奏作静轮宫,必令其高不闻鸡犬,欲以上接天神。崔浩劝帝为之,功费万计,经年不成。太子晃谏曰:“天人道殊,卑高定分,不可相接,理在必然。今虚耗府库,疲弊百姓,为无益之事,将安用之!必如谦之所言,请因东山万仞之高,为功差易。”帝不从。

2 夏,四月,沮渠无讳将万馀家,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。未至,鄯善王比龙畏之,将其众奔且末,其世子降于安周。无讳遂据鄯善,其士卒经流沙渴死者太半。

李宝自伊吾帅众二千人据敦煌,缮修城府,安集故民。

沮渠牧犍之亡也,凉州人阚爽据高昌,自称太守。唐契为柔然所逼,拥众西趋高昌,欲夺其地。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,契败死。契弟和收馀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。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,和攻拔之,又拔高宁、白力二城,遣使请降于魏。

3 甲戌,上以疾愈,大赦。

4 五月,裴方明等至汉中,与刘真道等分兵攻武兴、下辨、白水,皆取之。杨难当遣建节将军符弘祖守兰皋,使其子抚军大将军和将重兵为后继。方明与弘祖战于浊水,大破之,斩弘祖;和退走,追至赤亭,又破之。难当奔上邽;获难当兄子建节将军保炽。难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,守阴平,闻难当走,引兵还,至下辨;方明使其子肃之邀击之,擒虎,送建康,斩之;仇池平。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,镇其地;立杨保炽为杨玄后,使守仇池。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杨难当诣平城。秋七月,以刘真道为雍州刺史,裴方明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;方明辞不拜。

丙寅,魏主使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

自祁山南入，征西将军渔阳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督关中诸军自散关西入，俱会仇池。又使谯王司马文思督洛、豫诸军南趋襄阳，征南将军刁雍东趋广陵，移书徐州，称为杨难当报仇。

5 甲戌晦，日有食之。

6 唐契之攻阆也，爽遣使诈降于沮渠无讳，欲与之共击契。八月，无讳将其众趋高昌；比至，契已死，爽闭门拒之。九月，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，屠其城，爽奔柔然。无讳据高昌，遣其常侍汜隼奉表诣建康。诏以无讳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。

7 冬，十月己卯，魏立皇子伏罗为晋王，翰为秦王，谭为燕王，建为楚王，余为吴王。

8 甲申，柔然遣使诣建康。

9 十二月辛巳，魏襄城孝王卢鲁元卒。

10 丙申，诏鲁郡修孔子庙及学舍，蠲墓侧五户课役以供洒扫。

11 李宝遣其弟怀达、子承奉表诣平城；魏人以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沙州牧、敦煌公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。

12 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卒。道产善为政，民安其业，小大丰赡，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。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，缘沔为村落，户口殷盛。及卒，蛮追送至沔口。未几，群蛮大动，征西司马朱脩之讨之，不利；诏建威将军沈庆之代之，杀虏万余人。

13 魏主使尚书李顺差次群臣，赐以爵位；顺受賄，品第不平。是岁，凉州人徐桀告之，魏主怒，且以顺保庇沮渠氏，面欺误国，赐顺死。

二十年(癸未,443)

1 春，正月，魏皮豹子进击乐乡，将军王奂之等败没。魏军进至下辩，将军强玄明等败死。二月，胡崇之与魏战于浊水，崇之为魏所擒，余众走还汉中。将军姜道祖兵败，降魏，魏遂取仇池。杨保炽走。

2 丙午，魏主如恒山之阳；三月庚申，还宫。

3 壬戌，乌洛侯国遣使如魏。初，魏之居北荒也，凿石为庙，在乌洛侯西北，以祀其先，高七十尺，深九十步。及乌洛侯使者至魏，言石庙具在，魏主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庙致祭，刻祝文于壁而还，去平城四千余里。

4 魏河间公齐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雒谷，保宗弟文德说保宗，令闭险自固以叛魏。或以告齐，夏四月，齐诱执保宗，送平城，杀之。前镇东司苻达、征西从事中郎任肅等遂举兵立杨文德为主，据白崖，分兵取诸戍，进

围仇池，自号征西将军、秦河梁三州牧、仇池公。

5 甲午，立皇子诞为广陵王。

6 丁酉，魏大赦。

7 己亥，魏主如阴山。

8 五月，魏古弼发上邽、高平、岍城诸军击杨文德，文德退走。皮豹子督关中诸军至下辩，闻仇池解围，欲还；弼遣人谓豹子曰：“宋人耻败，必将复来。军还之后，再举为难，不如练兵蓄力以待之。不出秋冬，宋师必至；以逸待劳，无不克矣。”豹子从之。魏以豹子为仇池镇将。

杨文德遣使来求援。秋，七月癸丑，诏以文德为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文德屯葭芦城，以任肅为左司马；武都、阴平氏多归之。

9 甲子，前雍州刺史刘真道、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，下狱死。

10 九月辛巳，魏主如漠南。甲辰，舍辎重，以轻骑袭柔然，分军为四道：乐安王范、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，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，魏主出中道，中山王辰督十五将为后继。

魏主至鹿浑谷，遇敕连可汗。太子晃言于魏主曰：“贼不意大军猝至，宜掩其不备，速进击之。”尚书令刘絜固谏，以为“贼营中尘盛，其众必多，出至平地，恐为所围，不如须诸军大集，然后击之”。晃曰：“尘之盛者，由军士惊怖扰乱故也，何得营上而有此尘乎！”魏主疑之，不急击。柔然遁去，追至石水，不及而还。既而获柔然候骑曰：“柔然不觉魏军至，上下惶骇，引众北走，经六七日，知无追者，乃始徐行。”魏主深恨之。自是军国大事，皆与太子谋之。

司马楚之别将兵督军粮，镇北将军封沓亡降柔然，说柔然令击楚之以绝军食。俄而军中有告失驴耳者，诸将莫晓其故，楚之曰：“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覘伺，割驴耳以为信耳。贼至不久，宜急为之备。”乃伐柳为城，以水灌之令冻；城立而柔然至，冰坚滑，不可攻，乃散走。

11 十一月，将军姜道盛与杨文德合众二万攻魏浊水戍，魏皮豹子、河间公齐救之，道盛败死。

12 甲子，魏主还，至朔方，下诏令皇太子副理万机，总统百揆。且曰：“诸功臣勤劳日久，皆当以爵归第，随时朝请，飧宴朕前，论道陈谏而已，不宜复烦以剧职；更举贤俊以备百官。”十二月丁卯，魏主还平城。

二十一年(甲申,444)

1 春,正月己亥,帝耕藉田,大赦。

2 壬寅,魏太子始总百揆,命侍中、中书监穆寿、司徒崔浩、侍中张黎、古弼辅太子决庶政,上书者皆称臣,仪与表同。

古弼为人,忠慎质直;尝以上谷苑囿太广,乞减大半以赐贫民,入见魏主,欲奏其事。帝方与给事中刘树围棋,志不在弼;弼侍坐良久,不获陈闻。忽起,捽树头,掣下床,搏其耳,殴其背,曰:“朝廷不治,实尔之罪!”帝失容,舍棋曰:“不听奏事,朕之过也,树何罪!置之!”弼具以状闻,帝皆可其奏。弼曰:“为人臣无礼至此,其罪大矣。”出诣公车,免冠徒跣请罪。帝召入,谓曰:“吾闻筑社之役,蹇蹶而筑之,端冕而事之,神降之福。然则卿有何罪!其冠履就职。苟可以利社稷,便百姓者,竭力为之,勿顾虑也。”

太子课民稼穡,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,而为之芸田以偿之,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,大略以是为率。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,禁饮酒游戏者。于是垦田大增。

3 戊申,魏主诏:“王、公以下至庶人,有私养沙门、巫覡于家者,皆遣诣官曹;过二月十五日不出,沙门、巫覡死,主人门诛。”庚戌,又诏:“王、公、卿、大夫之子皆诣太学,其百工、商贾之子,当各习父兄之业,毋得私立学校;违者,师死,主人门诛。”

4 二月辛未,魏中山王辰、内都坐大官薛辨、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,斩于都南。

初,魏尚书令刘絜,久典机要,恃宠自专,魏主心恶之。及将袭柔,絜谏曰:“蠕蠕迁徙无常,前者出师,劳而无功,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。”崔浩固劝魏主行,魏主从之。絜耻其言不用,欲败魏师;魏主与诸将期会鹿浑谷,絜矫诏易其期。帝至鹿浑谷六日,诸将不至,柔遂远遁,追之不及。军还,经漠中,粮尽,士卒多死。絜阴使人惊魏军,劝帝委军轻还,帝不从。絜以军出无功,请治崔浩之罪。帝曰:“诸将失期,遇贼不击,浩何罪也!”浩以絜矫诏事白帝,帝至五原,收絜,囚之。帝之北行也,絜私谓所亲曰:“若车驾不返,吾当立乐平王。”絜闻尚书右丞张嵩家有图讖,问曰:“刘氏应王,继国家后,吾有姓名否?”嵩曰:“有姓无名。”帝闻之,命有司穷治,索嵩家,得讖书。事连南康公狄邻,絜、嵩、邻皆夷三族,死者百余人。絜在势要,好作威福,诸将破敌,所得财物皆与絜分之。既死,籍其家,财巨万,帝每言之则切齿。

癸酉,乐平戾王丕以忧卒。初,魏主筑白台,高二百馀尺。丕梦登其

上，四顾不见人，命术士董道秀筮之，道秀曰：“大吉。”丕默有喜色。及丕卒，道秀亦坐弃市。高允闻之，曰：“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，劝以忠孝。王之问道秀也，道秀宜曰：‘穷高为亢。易曰：“亢龙有悔，”又曰：“高而无民，”皆不祥也，王不可以不戒。’如此，则王安于上，身全于下矣。道秀反之，宜其死也。”

5 庚辰，魏主幸庐。

6 己丑，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，领司徒。

7 庚寅，以侍中、领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，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。

8 辛卯，立皇子宏为建平王。

9 三月甲辰，魏主还宫。

10 癸丑，魏主遣司空长孙道生镇统万。

11 夏，四月乙亥，魏侍中、太宰、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。

12 六月，魏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，帅五千馀落北走，遣兵追击之，至漠南，杀其渠师，馀徙冀、相、定三州为营户。

13 吐谷浑王慕利延兄子纬世与魏使者谋降魏，慕利延杀之。是月，纬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，魏以叱力延为归义王。

14 沮渠无讳卒，弟安周代立。

15 魏入中国以来，虽颇用古礼祀天地、宗庙、百神，而犹循其旧俗，所祀胡神甚众。崔浩请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，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。魏主从之。

16 秋，七月癸卯，魏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反，伏诛。

17 八月乙丑，魏主畋于河西，尚书令古弼留守。诏以肥马给猎骑，弼悉以弱者给之。帝大怒曰：“笔头奴敢裁量朕！朕还台，先斩此奴！”弼头锐，故帝常以笔目之。弼官属惶怖，恐并坐诛，弼曰：“吾为人臣，不使人主盘于游畋，其罪小；不备不虞，乏军国之用，其罪大。今蠕蠕方强，南寇未灭，吾以肥马供军，弱马供猎，为国远虑，虽死何伤！且吾自为之，非诸君之忧也。”帝闻之，叹曰：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。”赐衣一袭，马二匹，鹿十头。

他日，魏主复畋于山北，获麋鹿数千头。诏尚书发车五百乘以运之。诏使已去，魏主谓左右曰：“笔公必不与我，汝辈不如以马运之。”遂还。行百馀里，得弼表曰：“今秋谷悬黄，麻菽布野，猪鹿窃食，鸟雁侵费，风雨所耗，朝夕三倍。乞赐矜缓，使得收载。”帝曰：“果如吾言，笔公可谓社稷之

臣矣！”

18 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高济来聘。

19 戊辰，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以南谯王义宣为荆州刺史。初，帝以义宣不才，故不用，会稽公主屡以为言，帝不得已用之。先赐中诏敕之曰：“师护以在西久，比表求还，今欲听许，以汝代之。师护虽无殊绩，絜己节用，通怀期物，不恣群下，声著西土，为士庶所安，论者乃未议迁之。今之回换，更为汝与师护年时一辈，欲各试其能。汝往，脱有一事减之者，既于西夏交有巨碍，迁代之讥，必归责于吾矣。此事亦易勉耳，无为使人复生评论也！”义宣至镇，勤自课厉，事亦修理。

庚辰，会稽长公主卒。

20 吐谷浑叱力延等请师于魏以讨吐谷浑王慕利延，魏主使晋王伏罗督诸军击之。

21 九月甲辰，以沮渠安周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河西王。

22 丁未，魏主如漠南，将袭柔然，柔然敕连可汗远遁，乃止。敕连寻卒，子吐贺真立，号处罗可汗。

23 魏晋王伏罗至乐都，引兵从间道袭吐谷浑，至大母桥。吐谷浑王慕利延大惊，逃奔白兰，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；魏军斩首五千馀级。慕利延从弟伏念等帅万三千落降于魏。

24 冬，十月己卯，以左军将军徐琰为兖州刺史，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。徙兖州镇须昌，冀州镇历下。恬，谟之弟也。

25 十二月，魏主还平城。

26 是岁，沙州牧李宝入朝于魏，魏人留之，以为外都大官。

27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历，表上之。以月食之冲知日所在。又以中星检之，知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，今在斗十七度。又测景校二至，差三日有馀，知今之南至日应在斗十三四度。于是更立新法，冬至徙上三日五时，日之所在，移旧四度。又月有迟疾，前历合朔，月食不在朔望；今皆以赢缩定其小馀，以正朔望之日。诏付外详之。太史令钱乐之等奏，皆如承天所上，唯月有频三大，频二小，比旧法殊为乖异，谓宜仍旧。诏可。

二十二年(乙酉,445)

1 春，正月辛卯朔，始行新历。初，汉京房以十二律中吕上生黄钟，不满九寸，更演为六十律。钱乐之复演为三百六十律，日当一管。何承天立议，以为上下相生，三分损益其一，盖古人简易之法，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。而京房不悟，谬为六十。乃更设新律，林钟长六寸一厘，则从中吕还得黄钟，十二旋宫，声韵无失。

2 壬辰，以武陵王骏为雍州刺史。帝欲经略关、河，故以骏镇襄阳。

3 魏主使散骑常侍宋愔来聘。

4 二月，魏主如上党，西至吐京，讨徙叛胡，出配郡县。

5 甲戌，立皇子祗为东海王，昶为义阳王。

6 三月庚申，魏主还宫。

7 魏诏：“诸疑狱皆付中书，以经义量决。”

8 夏，四月庚戌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击吐谷浑王慕利延于白兰，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、安远将军乙乌头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枹罕。

9 河西之亡也，鄯善人以其地与魏邻，大惧，曰：“通其使人，知我国虚实，取亡必速。”乃闭断魏道，使者往来，辄钞劫之。由是西域不通者数年。魏主使散骑常侍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鄯善。

10 六月壬辰，魏主北巡。

11 帝谋伐魏，罢南豫州入豫州，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豫州刺史。

12 秋，七月己未，以尚书仆射孟为左仆射，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。

13 武陵王骏将之镇，时缘沔诸蛮犹为寇，水陆梗碍；骏分军遣抚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掩击，大破之，骏至镇，蛮断驿道，欲攻随郡；随郡太守河东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，邀击，大破之。遂平诸蛮，获七万馀口。涪山蛮最强，沈庆之讨平之，获三万馀口，徙万馀口于建康。

14 吐谷浑什归闻魏军将至，弃城夜遁。八月丁亥，封敕文入枹罕，分徙其民千家还上邽，留乙乌头守枹罕。

15 万度归至敦煌，留輜重，以轻骑五千度流沙，袭鄯善，壬辰，鄯善王真达面缚出降。度归留军屯守，与真达诣平城，西域复通。

16 魏主如阴山之北，发诸州兵三分之一，各于其州戒严，以须后命。徙诸种杂民五千馀家于北边，令就北畜牧，以饵柔然。

17 壬寅，魏高凉王那军至宁头城，吐谷浑王慕利延拥其部落西度流

沙。吐谷浑慕之子被囊逆战，那击破之；被囊遁走，中山公杜丰帅精骑追之，度三危，至雪山，生擒被囊及吐谷浑什归、乞伏炽盘之子成龙，皆送平城。慕利延遂西入于阆，杀其王，据其地，死者数万人。

18 九月癸酉，上饯衡阳王义季于武帐冈。上将行，敕诸子且勿食，至会所设饌；日旰，不至，有饥色。上乃谓曰：“汝曹少长丰佚，不见百姓艰难。今使汝曹识有饥苦，知以节俭御物耳。”

裴子野论曰：善乎太祖之训也！夫侈兴于有馀，俭生于不足。欲其隐约，莫若贫贱！习其险艰，利以任使；为其情伪，易以躬临。太祖若能率此训也，难其志操，卑其礼秩，教成德立，然后授以政事，则无怠无荒，可播之于九服矣。

高祖思固本枝，崇树襁褓；后世遵守，迭据方岳。及乎泰始之初，升明之季，绝咽于衾衽者动数十人。国之存亡，既不是系，大肆民上，非善海也。

19 魏民间讹言“灭魏者吴”，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，诸种胡争应之，有众十馀万；遣其党赵绾来，上表自归。冬，十月戊子，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帅众讨吴，纥败死。吴众愈盛，民皆渡渭奔南山。魏主发高平救勒，骑赴长安，命将军叔孙拔领摄并、秦、雍三州兵屯渭北。

20 十一月，魏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碣碣津。

21 盖吴遣别部帅白广平西掠新平，安定诸胡皆聚众应之。又分兵东掠临晋巴东，将军章直击破之，溺死于河者三万馀人。吴又遣兵西掠，至长安，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馀级。

河东蜀薛永宗聚众以应吴，袭击闻喜。闻喜县无兵仗，令忧惶无计；县人裴骏帅乡豪击之，永宗引去。

魏主命薛谨之子拔纠合宗、乡，壁于河际，以断二寇往来之路。庚午，魏主使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二万骑讨薛永宗，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，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。吴自号天台王，署置百官。

22 辛未，魏主还宫。

23 魏选六州骁骑二万，使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分将之为二道，掠淮、泗以北，徙青、徐之民以实河北。

24 癸未，魏主西巡。

25 初，鲁国孔熙先博学文史，兼通数术，有纵横才志；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不为时所知，愤愤不得志。父默之为广州刺史，以赃获罪，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救解得免。及义康迁豫章，熙先密怀报效。且以为天文、图讖，

帝必以非道晏驾，由骨肉相残；江州应出天子。以范晔志意不满，欲引与同谋，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。太子中舍人谢综，晔之甥也，熙先倾身事之，综引熙先与晔相识。

熙先家饶于财，数与晔博，故为拙行，以物输之。晔既利其财，又爱其文艺，由是情好款洽。熙先乃从容说晔曰：“大将军英断聪敏，人神攸属，失职南垂，天下愤怒。小人受先君遗命，以死报大将军之德。顷人情骚动，天文舛错，此所谓时运之至，不可推移者也。若顺天人之心，结英豪之士，表里相应，发于肘腋；然后诛除异我，崇奉明圣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！小人请以七尺之躯，三寸之舌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，丈人以为何如？”晔甚愕然。熙先曰：“昔毛玠竭节于魏武，张温毕议于孙权，彼二人者，皆国之俊义，岂言行玷缺，然后至于祸辱哉？皆以廉直劲正，不得久容。丈人之于本朝，不深于二主，人间雅誉，过于两臣，谗夫侧目，为日久矣，比肩竞逐，庸可遂乎！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，彼岂父兄之仇，百世之怨乎？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间耳。及其末也，唯恐陷之不深，发之不早；戮及百口，犹曰未厌。是可为寒心悼惧，岂书籍远事也哉！今建大勋，奉贤哲，图难于易，以安易危，享厚利，收鸿名，一旦苞举而有之，岂可弃置而不取哉！”晔犹疑未决。熙先曰：“又有过于此者，愚则未敢道耳。”晔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熙先曰：“丈人奕叶清通，而不得连姻帝室，人以犬豕相遇，而丈人曾不耻之，欲为之死，不亦惑乎！”晔门无内行，故熙先以此激之。晔默然不应，反意乃决。

晔与沈演之并为帝所知，晔先至，必待演之俱入，演之先至，尝独被引，晔以此为怨。晔累经义康府佐，中间获罪于义康。谢综及父述，皆为义康所厚，综弟约娶义康女。综为义康记室参军，自豫章还，申义康意于晔，求解晚隙，复敦往好。大将军府史仲承祖，有宠于义康，闻熙先有谋，密相结纳。丹杨尹徐湛之，素为义康所爱，承祖因此结事湛之，告以密计。道人法略、尼法静，皆感义康旧恩，并与熙先往来。法静妹夫许曜，领队在台，许为内应。法静之豫章，熙先付以笺书，陈说图讖。于是密相署置，及素所不善者，并入死目。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，称：“贼臣赵伯符肆兵犯晔，祸流储宰，湛之、晔等投命奋戈，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。今遣护军将军臧质奉玺绶迎彭城王正位辰极。”熙先以为举大事宜须以义康之旨諭众，晔又诈作义康与湛之书，令诛君侧之恶，宣示同党。

帝之燕武帐冈也，晔等谋以其日作乱。许曜侍帝，扣刀目晔，晔不敢仰视。俄而座散，徐湛之恐事不济，密以其谋白帝。帝使湛之具探取本

未得其檄书、选署姓名，上之。帝乃命有司收掩穷治。其夜，呼晔置客省，先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，皆款服。帝遣使诘问晔，晔犹隐拒；熙先闻之，笑曰：“凡处分、符檄、书疏，皆范所造，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？”帝以晔墨迹示之，乃具陈本末。

明日，仗士送付廷尉。熙先望风吐款，辞气不桡。上奇其才，遣人慰勉之曰：“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，理应有异志，此乃我负卿也。”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：“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，那不作贼！”熙先于狱中上书谢恩，且陈图讖，深戒上以骨肉之祸，曰：“愿勿遗弃，存之中书。若囚死之后，或可追录，庶九泉之下，少塞衅责。”

晔在狱为诗曰：“虽无嵇生琴，庶同夏侯色。”晔本意谓入狱即死，而上穷治其狱，遂经二旬，晔更有生望。狱吏戏之曰：“外传詹事或当长系。”晔闻之，惊喜。综、熙先笑之曰：“詹事畴昔攘袂瞋目，跃马顾盼，自以为一世之雄；今扰攘纷纭，畏死乃尔！设令赐以性命，人臣图主，何颜可以生存！”

十二月乙未，晔、综、熙先及其子弟、党与皆伏诛。晔母至市，涕泣责晔，以手击晔颈，晔颜色不怍；妹及妓妾来别，晔悲涕流涟。综曰：“舅殊不及夏侯色。”晔收泪而止。

谢约不预逆谋，见兄综与熙先游，常谏之曰：“此人轻事好奇，不近于道，果锐无检，未可与狎。”综不从而败。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，独不出视。晔语综曰：“姊今不来，胜人多矣。”

收籍晔家，乐器服玩，并皆珍丽，妓妾不胜珠翠。母居止单陋，唯有一厨盛樵薪；弟子冬无被，叔父单布衣。

裴子野论曰：夫有逸群之才，必思冲天之据；盖俗之量，则债常均之下。其能守之以道，将之以礼，殆为鲜乎！刘弘仁，范蔚宗，皆忤志而贪权，矜才以徇逆，累叶风素，一朝而隕。向之所谓智能，翻为亡身之具矣。

26 徐湛之所陈多不尽，为晔等辞所连引，上赦不问。臧质，熹之子也，先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与晔厚善，晔败，以为义兴太守。

有司奏削彭城王义康爵，收付廷尉治罪。丁酉，诏免义康及其男女皆为庶人，绝属籍，徙付安成郡；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相，领兵防守。邵，璞之兄也。义康在安成，读书，见淮南厉王长事，废书叹曰：“自古有此，我乃不知，得罪为宜也。”

庚戌，以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。伯符，孝穆皇后之弟子也。

27 初，江左二郊无乐，宗庙虽有登歌，亦无二舞。是岁，南郊始设登

歌。

28 魏安南、平南府移书兖州，以南国侨置诸州多滥北境名号；又欲游猎具区，兖州答移曰：“必若因土立州，则彼立徐、扬，岂有其地？复知欲游猎具区，观化南国。开馆饰邸，则有司存；呼韩入汉，厥仪未泯，馈饷之秩，每存丰厚。”

二十三年(丙戌,446)

1 春，正月庚申，尚书左仆射孟 罢。

2 戊辰，魏主军至东雍州，临薛永宗垒，崔浩曰：“永宗未知陛下自来，众心纵弛。今北风迅疾，宜急击之。”魏主从之，庚午，围其垒。永宗出战，大败，与家人皆赴汾水死。其族人安都先据弘农，弃城来奔。

辛未，魏主南如汾阴，济河，至洛水桥。闻盖吴在长安北，帝以渭北地无谷草，欲渡渭南，循渭而西；以问崔浩，对曰：“夫击蛇者先击其首，首破则尾不能掉。今盖吴营去此六十里，轻骑趋之，一日可到，到则破之必矣。破吴，南向长安亦不过一日，一日之乏，未至有伤。若从南道，则吴徐入北山，猝未可平。”帝不从，自渭南向长安，庚辰，至戏水。吴众闻之，悉散入北地山，军无所获。帝悔之。二月丙戌，帝至长安，丙申，如盩厔，历陈仓，还，如雍城，所过诛民、夷与盖吴通谋者。乙拔等诸军大破盖吴于杏城。

吴复遣使上表求援，诏以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、北地公，使雍、梁二州发兵屯境上，为吴声援；遣使赐吴印一百二十一纽，使吴随宜假授。

3 初，林邑王范阳迈，虽进使入贡，而寇盗不绝，使贡亦薄陋；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之。南阳宗慝，家世儒素，慝独好武事，常言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”。及和之伐林邑，慝自奋请从军，诏以慝为振武将军，和之遣慝为前锋。阳迈闻军出，遣使请还所掠日南民，输金一万斤，银十万斤。帝诏和之：“若阳迈果有款诚，亦许其归顺。”和之至朱梧戍，遣府户曹参军姜仲基等诣阳迈，阳迈执之；和之乃进军围林邑将范扶龙于区粟城。阳迈遣其将范毗沙达救之，宗慝潜兵迎击毗沙达，破之。

4 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，奉其道。浩素不喜佛法，每言于魏主，以为佛法虚诞，为世费害，宜悉除之。及魏主讨盖吴，至长安，入佛寺，沙门饮从官酒；从官入其室，见大有兵器，出以白帝，帝怒曰：“此非沙门所用，必与盖吴通谋，欲为乱耳。”命有司按诛闾寺沙门，阅其财产，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、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，又为窟室以匿妇女。浩因说帝悉诛天

下沙门，毁诸经像，帝从之。寇谦之与浩固争，浩不从。先尽诛长安沙门，焚毁经像，并敕留台下四方，令一用长安法。诏曰：“昔后汉荒君，信惑邪伪以乱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，未尝有此。夸诞大言，不本人情，叔季之世，莫不眩焉。由是政教不行，礼义大坏，九服之内，鞠为丘墟。朕承天绪，欲除伪定真，复羲、农之治，其一切荡除，灭其踪迹。自今已后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、铜人者门诛。有非常之人，然后能行非常之事，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！有司宣告征镇诸军、刺史，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，皆击破焚烧，沙门无少长悉坑之！”太子晃素好佛法，屡谏不听；乃缓宣诏书，使远近豫闻之，得各为计，沙门多亡匿获免，或收藏经像，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。

5 魏主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平城。还，至洛水，分军诛李闰叛羌。

6 太原颜白鹿私入魏境，为魏人所得，将杀之，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。魏人送白鹿诣平城，魏主喜曰：“我外家也。”使崔浩作书与骥，且命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将兵迎骥，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；杜骥遣其府司马夏侯祖欢等将兵救历城。魏人遂寇兖、青、冀三州，至清东而还，杀掠甚众，北边骚动。

帝以魏寇为忧，咨访群臣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，以为：“凡备匈奴之策，不过二科：武夫尽征伐之谋，儒生讲和亲之约。今欲追踪卫、霍，自非大田淮、泗，内实青、徐，使民有赢储，野有积谷，然后发精卒十万，一举荡夷，则不足为也。若但欲遣军追讨，报其侵暴，则彼必轻骑奔走，不肯会战；徒兴巨费，不损于彼，报复之役，将遂无已，斯策之最末者也。安边固守，于计为长。臣窃以曹、孙之霸，才均智敌，江、淮之间，不居各数百里。何者？斥候之郊，非耕牧之地，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，整甲缮兵以乘其弊；保民全境，不出此涂。要而归之，其策有四：一曰移远就近。今青、兖旧民及冀州新附，在界首者三万馀家，可悉徙置大岷之南，以实内地。二曰多筑城邑以居新徙之家，假其经用，春夏佃牧，秋冬入保。寇至之时，一城千家，堪战之士，不下二千，其余羸弱，犹能登陴鼓噪，足抗群虏三万矣。三曰纂偶车牛以载粮械。计千家之资，不下五百耦牛，为车五百两，参合钩连以卫其众；设使城不可固，平行趋险，贼所不能干，有急征发，信宿可聚。四曰计丁课仗。凡战士二千，随其便能，各自有仗，素所服习，铭刻由己，还保输之于库，出行请以自新。弓箭利铁，民不得者，官以渐充之。数年之内，军用粗备矣。近郡之师，远屯清、济，功费既重，嗟怨亦深，以臣料之，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。今因民所利，导而帅之，兵强而敌不戒，国富而

民不劳，比于优复队伍，坐食粮廩者，不可同年而校矣。”

7 魏金城边固、天水梁会，与秦、益杂民万余户据上邽东城反，攻逼西城。秦、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。氐、羌万余人，休官、屠各二万余人皆起兵应固、会，敕文击固，斩之，余众推会为主，与敕文相攻。

8 夏，四月甲申，魏主至长安。

9 丁未，大赦。

10 仇池人李洪聚众，自言应王；梁会求救于氐王杨文德，文德曰：“两雄不并立，若须我者，宜先杀洪。”会诱洪斩之，送首于文德。五月，癸亥，魏主遣安丰公闾根帅骑赴上邽，未至，会弃东城走。敕文先掘重堑于外，严兵守之，格斗从夜至旦。敕文曰：“贼知无生路，致死于我，多杀伤士卒，未易克也。”乃以白虎幡宣告会众，降者赦之，会众遂溃；分兵追讨，悉平之。略阳人王元达聚众屯松多川，敕文又讨平之。

11 盖吴收兵屯杏城，自号秦地王，声势复振。魏主遣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讨之。

12 檀和之等拔区粟，斩范扶龙，乘胜入象浦；林邑王阳迈倾国来战，以具装被象，前后无际。宗慆曰：“吾闻外国有师子，威服百兽。”乃制其形，与象相拒，象果惊走，林邑兵大败。和之遂克林邑，阳迈父子挺身走。所获未名之宝，不可胜计，宗慆一无所取，还家之日，衣帟萧然。

13 六月癸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14 甲申，魏发冀、相、定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，以备盖吴窜逸。丙戌，又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兵十万人筑畿上塞围，起上谷，西至河，广纵千里。

15 帝筑北堤，立玄武湖，筑景阳山于华林园。

16 秋，七月辛未，以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。坦，驥之兄也。初，杜预之子耽，避晋乱，居河西，仕张氏。前秦克凉州，子孙始还关中。高祖灭后秦，坦兄弟从高祖过江。时江东王、谢诸族方盛，北人晚渡者，朝廷悉以仓荒遇之，虽复人才可施，皆不得践清涂。上尝与坦论金日，曰：“恨今无复此辈人！”坦曰：“日假生今世，养马不暇，岂办见知！”上变色曰：“卿何量朝廷之薄也！”坦曰：“请以臣言之：臣本中华高族，晋氏丧乱，播迁凉土，世业相承，不殒其旧；直以南渡不早，便以荒仓赐隔。日，胡人，身为牧圉；乃超登内侍，齿列名贤。圣朝虽复拔才，臣恐未必能也。”上默然。

17 八月，魏高凉王那等破盖吴，获其二叔；诸将欲送诣平城，长安镇将陆俟曰：“长安险固，风俗豪伎，平时犹不可忽，况承荒乱之余乎！今不

斩吴，则长安之变未已也。吴一身潜窜，非其亲信，谁能获之！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，又非长策。不如私许吴叔，免其妻子，使自追吴，擒之必矣。”诸将咸曰：“今贼党众已散，唯吴一身，何所能至？”侯曰：“诸君不见毒蛇乎！不断其首，犹能为害。吴天性凶狡，今若得脱，必自称王者不死，以惑愚民，为患愈大。”诸将曰：“公言是也。但得贼不杀，而更遣之，若遂往不返，将何以任其罪？”侯曰：“此罪，我为诸君任之。”高凉王那亦以侯计为然，遂赦二叔，与刻期而遣之。及期，吴叔不至，诸将皆咎侯，侯曰：“彼伺之未得其便耳，必不负也。”后数日，吴叔果以吴首来，传诣平城。永昌王仁讨吴余党白广平、路那罗，悉平之。以陆侯为内都大官。

会安定卢水胡刘超等聚众万馀人反，魏主以侯威恩著于关中，复加侯都督秦、雍二州诸军事，镇长安，谓侯曰：“关中奉化日浅，恩信未洽，吏民数为逆乱。今朕以重兵授卿，则超等必同心协力，据险拒守，未易攻也；若兵少，则不能制贼；卿当自以方略取之。”侯乃单马之镇。超等闻之，大喜，以侯为无能为也。

侯既至，谕以成败，诱纳超女，与为姻戚以招之；超自恃其众，犹无降意。侯乃帅其帐下亲往见超，超使人逆谓侯曰：“从者过三百人，当以弓马相待；不及三百人，当以酒食相供。”侯乃将二百骑诣超。超设备甚严，侯纵酒尽醉而还。顷之，侯复选敢死士五百人出猎，因诣超营；约曰：“发机当以醉为限。”既饮，侯阳醉，上马大呼，手斩超首，士卒应声纵击，杀伤千数，遂平之。魏主征侯还，为外都大官。

18 是岁，吐谷浑复还旧土。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

宋纪七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

元嘉二十四年(丁亥,447)

1 春,正月甲戌,大赦。

2 魏吐京胡及山胡曹仆浑等反;二月,征东将军武昌王提等讨平之。

3 癸未,魏主如中山。

4 魏师之克敦煌也,沮渠牧犍使人斫开府库,取金玉及宝器,因不复闭;小民争入盗取之,有司索盗不获。至是,牧犍所亲及守藏者告之,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药,潜杀人前后以百数;况复姊妹皆学左道。有司索牧犍家,得所匿物;魏主大怒,赐沮渠昭仪死,并诛其宗族,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。又有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者,三月,魏主遣崔浩就第赐牧犍死,谥曰哀王。

5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平城。

6 六月,魏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八人,坐盗没军资及虏掠赃各千万计,并斩之。

7 初,上以货重物轻,改铸四铢钱。民多翦凿古钱,取铜盗铸。上患之。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,请以大钱一当两。右仆射何尚之议曰:“夫泉贝之兴,以估货为本,事存交易,岂假多铸!数少则币重,数多则物重,多少虽异,济用不殊。况复以一当两,徒崇虚价者邪!若今制遂行,富人之费自倍,贫者弥增其困,惧非所以使之均壹也。”上卒从义恭议。

8 秋,八月乙未,徐州刺史衡阳文王义季卒。义季自彭城王义康之贬,遂纵酒不事事。帝以书消责,且戒之;义季犹酣饮自若,以至成疾而终。

9 魏乐安宣王范卒。

10 冬,十月壬午,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,据郡反,欲奉前彭城王义康为主;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归,过豫章,击斩之。

- 11 十一月甲寅，封皇子浑为汝阴王。
- 12 十二月，魏晋王伏罗卒。
- 13 杨文德据葭芦城，招诱氐、羌、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。

二十五年(戊子,448)

1 春,正月,魏仇池镇将皮豹子帅诸军击之。文德兵败,弃城奔汉中。豹子收其妻子、僚属、军资及杨保宗所尚魏公主而还。

初,保宗将叛,公主劝之。或曰:“奈何叛父母之国?”公主曰:“事成,为一国之母,岂比小县公主哉!”魏主赐之死。

杨文德坐失守,免官,削爵土。

2 二月癸卯,魏主如定州,罢塞围役者;遂如上党,诛潞县叛民二千馀家,徙河西离石民五千馀家于平城。

3 闰月己酉,帝大搜于宣武场。

4 初,刘湛既诛,庾炳之遂见宠任,累迁吏部尚书,势倾朝野。炳之无文学,性强急轻浅。既居选部,好诟詈宾客,且多纳货赂;士大夫皆恶之。

炳之留令史二人宿于私宅,为有司所纠。上薄其过,欲不问。仆射何尚之因极陈炳之之短曰:“炳之见人有烛盘、佳驴,无不乞丐;选用不平,不可一二;交结朋党,构扇是非,乱俗伤风,过于范晔,所少,贼一事耳。纵不加罪,故宜出之。”上欲以炳之为丹杨尹。尚之曰:“炳之蹈罪负恩,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,乃更成其形势也。古人云:‘无赏无罚,虽尧、舜不能为治。’臣昔启范晔,亦惧犯颜,苟白愚怀,九死不悔。历观古今,未有众过藉藉,受货数百万,更得高官厚禄如炳之之者也。”上乃免炳之之官,以徐湛之为丹杨尹。

5 彭城太守王玄谟上言:“彭城要兼水陆,请以皇子抚临州事。”夏四月,乙卯,以武陵王骏为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6 五月甲戌,魏以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,镇鄯善,赋役其民,比之郡县。

7 当两大钱行之经时,公私不以为便;己卯,罢之。

8 六月丙寅,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。

9 辛酉,魏主如广德宫。

10 秋,八月甲子,封皇子彧为淮阳王。

11 西域般悦国去平城万有馀里,遣使诣魏,请与魏东西合击柔然;